

《玉蜻蜓·文宣荣归》的两回书

潘讯

作者赐稿

—

编者按：作者潘讯为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《玉蜻蜓》是苏州评弹中流传久远、影响广泛的传统长篇书目之一。说唱的艺人最早能够上溯到清朝嘉庆年间的陈遇乾、俞秀山等。《文宣荣归》是《玉蜻蜓》中经常演出的名段。文宣是苏州南濠富商金贵升的书僮。某日，金贵升与妻子金大娘娘斗气后离家出走，寄居在法华庵一去不回。金大娘娘误会文宣得贿藏主，严词逼问。百般无奈之下，文宣蒙冤逃离金家。为寻主人来到北京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文宣投军戚继光部下，在平定倭寇的战斗中屡立奇功，被封为金山卫三品参将。战争结束，荣归故里，已是七年之后。

在《苏州评弹书目选》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）中，这回《文宣荣归》收录了周玉泉演出本（第一集<下>）与王柏荫、高美玲演出本（第三集<下>）两个不同的版本。就流传而言，这两回书乃一门所传，但有先后之分，王柏荫是蒋月泉的学生，蒋月泉是周玉泉的学生；从篇幅上看，周本简洁含蓄，篇幅较短，王本则细致生动，篇幅较长。

周本是长篇选回，王本属长篇连说。在苏州评弹中，说唱长篇和说唱长篇选回在艺术处理上是颇不相同的。首先是时间长短不同，说唱长篇，独做一回书，时间约近二小时，容量大。而从长篇中抽出一回来说，往往是越做，三刻钟左右，容量小。其次是艺术上有精粗之分。说唱长篇，时间充裕，更利于展开对人物心理的剖析，评弹艺术家们往往抓住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，层层发掘开去，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在艺术上，以精致取胜。而说唱一个选回，在短暂的时间内，既要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，又要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，说唱者就没有余裕的时间在细节上生发、打磨。艺术上则常常显示出含蓄、蕴藉的特色。周本与王本在故事情节上大体相当，但是繁简长短差异很大。譬如，在王本中文宣荣归故里，先在金家门房上见到了门公周青，然

后又见到了金家的老管家王定，文宣对老王定详诉了离开金家后的遭遇，并通过老王定探听未婚妻芳兰的消息。最后，由王定引见金大娘娘。周本中则删掉了先见王定一节，直接由周青引见娘娘。这是因为王本属长篇联说，在整部长篇中，老管家王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当年文宣受到金大娘娘的逼迫，是王定资助他川资进京寻主（幸蒙恩伯把生路开，带盘川寻主进京阶）。文宣与王定相见，既表明文宣不忘旧恩，也通过文宣与王定的对话，表明了文宣对芳兰的不忘旧情。但是在周本中，如果再出现王定就显得枝蔓，无论是在艺术结构还是在说唱时间上都是不允许的。

苏州评弹艺术独创的艺术成就是善于写人，尤其擅长人物心理的刻画。评弹艺术家们真正懂得人，懂得深入人的心理，他们总是从最通俗的人情世理出发，以书中人物心理的刻画、展示与发展，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理的试探、较量、角逐、冲突，来推动书情发展的，条分缕析、抽丝剥茧，展现出人性无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。因此，是否近人情、合人性就成为衡量评弹艺术成就高低的标准之一。

细品这两回书，可以清晰地看出评弹艺术家们在人物刻画上的探索与努力。书中周青是金府的门公，过去和文宣称兄道弟，靠投机发了点小财后便摇身一变，忘乎所以起来。周本、王本都设计了这样一个细节来刻画周青的势利世故：文宣离家七年，周青已经认不出他来了。文宣在外面喊门，周青以为是逃荒的乞丐，拿起门闩（或鸡毛掸帚），准备赶他出去。待到见面相认之后，周青得知文宣已官拜金山卫三品参将，马上改换了一副腔调，连声说“恭喜文老爷，贺喜文大人！”这种“前倨后恭”的情节在评弹文学中屡次出现，已并不新鲜。于是，王本《文宣荣归》为了加强对周青性格的渲染，在这个细节出现之前，巧妙地穿插进了一段有趣的夫妻斗嘴：

（周青）“我弄勿懂呀，出了蛮大价钿，总归吃勿着好的小菜，啥个道理？”

“这种小菜哪里亏待你啦？！”

“这种小菜好在哪里呢？”

“鲫鱼塞肉，还要怎么样？”

“鲫鱼塞肉？我算得对你讲哉，鲫鱼塞肉一定要煎得透，煎得透！说了几十遍哉。”

“煎得蛮透哉哇！”

“还要犟犟嘴哩！鱼是熟的哉，里厢的肉还烂糟糟，有肉膈气的呀？”

“嚒唷，疙瘩得来！晓得哉，晓得哉，下转烧得好点。”

“下转，下转！肚皮上的青筋勿肯去挑挑掉的！”

“难听勿难听！”

“哎哎，你自己看看，这金银蹄烧得像啥个名堂！金银蹄末主要是吃口汤。”

“汤勿是蛮多在那里么？”

“忒多哉呀！”

“多了又勿好哉？！”

“自然哇！汤末要厚搭搭，腻得起。你现在弄得清汤寡水，全是个汤，你叫我涖浴啊！”

“晓得哉，晓得哉，下转烧得好点就是哉哇！”

“又是下转！——你看你看，这个南腿你去买它做啥？”

“吊吊鲜味呀！”

“吊吊鲜味！吃得起末吃南腿，吃勿起末索性吃咸肉，爽爽气气！南腿？南腿老的呀，嵌牙齿的呀！而且被别人家晓得了阿难为情，说起来周青近来弄勿落哉，在吃南腿哉，你叫我的面孔摆到啥地方去！”

“嚒唷，好哉好哉，你勿要吓人哉，啊！”

在苏州评弹中，《文宣荣归》是一回典型的“弄堂书”、“软档书”。

“弄堂书”相对于“关子书”而言，是“关子书”的铺垫和陪衬，它不靠尖锐激烈的冲突、扣人心弦的情节取胜，而是凭借生动活泼的细节和精彩机智的

“小闲话”，充分生活化、世俗化，于平淡中显新奇，出奇制胜，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营造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段看似不经意的夫妻犟嘴将周青“暴发户”式的市侩嘴脸暴露无遗。所以在王本中，说到这里演员跳出角色，批评道：“这暴发户有了几个铜钿烧得云里雾里哉，吃南腿还算坍他的台哩！——我说书的晓得，你最后要弄到咸肉都没的吃了收场！”

艺术上的再创造，细节上的斟酌损益，都要看是否合乎人情，是否写出了真实的人性。同样是王本《文宣荣归》，却也有相反的经验。

在苏州评弹中，“嚒乃书中至宝”。周本《文宣荣归》醇厚稳健，作风儒

雅。王柏荫等似乎嫌其“噱头”无多，不够吸引听众，因此在周本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逗人发笑的地方，却有失分寸。书中文宣与未婚妻芳兰暗地重逢，彼此先以双关语试探对方是否婚娶。面对久别的情人，芳兰情不自禁地吐露心迹：“昔日君家把家离，娘娘闻报暗惊疑。你留下字条心迹表，方知无故冤屈了你，回心转意懊悔迟。她命人四处来查问，无奈君家音讯稀。我是闺中日日来盼望，心切切，情依依，泪珠儿湿透了几重衣。……你一去鹏程飞万里，难得你旧衣脱去换新衣。”（王本在字句上略有小异：“那日君家书馆离，琴姐前来禀报知。娘娘是书房检点无差物，又见你表明心迹把诗题。更见陆府会银五百两，方知晓说你贪财不相宜。他即命人寻访你，无奈君家音讯稀。奴是求神问卜常怀念，心切切，情依依，终日偷弹泪湿衣。”）在周本《文宣荣归》中这样描写：“文宣听到这里，觉得芳兰对自己情深意重，心里十分过意不去，‘有劳芳姑娘牵挂’！”两人已经睽离七载，今日重逢，芳兰姑娘的情深意重使文宣心生感动，这样处理合情合理。

而在王本《文宣荣归》中，听完芳兰情深意长的哭诉，文宣的反应却是：“这句话是蛮感动人的，不过我今朝要熬牢，凭你口吐莲花，我阿曾讨家小的事体总归勿讲给你听。”为了制造“噱头”吸引听众，演员再次设计文宣戏弄芳兰的情节。芳兰只好继续试探：“曾记得法华庵内韦陀筊，果然灵验有威仪。‘胜从前’三字原非谬，旧衫脱去换新衣。可是啊？”文宣心里却想：“她为我心思着实花了不少，还到法华庵去求过韦陀筊哩。不过今朝抱歉，随你怎样讨好，我阿曾讨家小的事体总归勿跟你讲的。”文宣这种反复戏弄，故意使芳兰着急的做法实在有悖于人之常情。这段“噱头”的增添只是为了取悦听众，调制笑料，因为不合人性，所以在艺术上也并不成功。

就这两回《文宣荣归》而言，周本在先，王本在后；周本是长篇选回，王本是长篇连说；周本以醇厚见长，王本以细腻取胜。围绕着如何写人，如何刻画人物的心理这样一个评弹艺术的核心问题，这两回书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，取得了各自的经验。